

編 者 按

現在已進入新世紀全球化時代，觀察中國的問題，不能不以整個世界作為背景；而對國外的研究，又總是具有中國人獨特的關懷和視線。有鑒於此，從本期起本欄目更名為「百年中國與世界」。

1999年最後一天的重大新聞，是葉利欽的辭職。對俄國來說，這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終結。蘇文的文章，可謂十分及時。文章分析了葉氏執政期間改革四個階段的得失，指出葉利欽時代是「破舊」有力而「立新」無術，不僅俄國經濟一直沒有走上市場經濟的正常軌道，而且政治上也尚未建成完善的民主與法治秩序。他留下的教訓是：民主與公正，二者均為改革之必需。

半個世紀前的朝鮮戰爭對中國與世界影響深遠，中國的兩岸以及南北韓的統一，都是其遺留下來的問題。沈志華大量利用新解密的俄國檔案，在揭示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，尤其是當時中、蘇、朝三國關係方面，有新的發現。金日成為發動戰爭努力爭取蘇聯、中國支持，蘇聯當時從其東亞的戰略利益考慮，由反對轉變為支持和參與，但有意對中國隱瞞戰爭準備和發動時間。這樣，雖然毛澤東事先同意在解放台灣之前先解決朝鮮統一，但他只是從國外報紙上才獲悉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。陳紅民借助哈佛燕京收藏的胡漢民往來函電，研究了30年代胡漢民與蔣介石之間的複雜關係。他指出，在野的政客往往以激進的政治主張為號召，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與在朝者就沒有共同利益，一旦形勢變化，仍然會以妥協方式與在朝派合流，以達到分享權力的目標。